





明方瑞生

墨

海

原刻本

自敘

夫情有所耽則癖古來癖者寧少其人耽左氏則有傳癖  
耽佳句則有詩癖耽茗事則有甘草癖甚至糟丘營而荷  
鍤常隨石丈呼而袍笏下拜予誠不能希蹤萬一而癖爲  
近之蚤歲癖於硯繼癖於墨眞如昔人所稱饑當食寒當  
衣孤寂當友朋殷憂當琴瑟它好不與易者咕嗶之餘輒  
向故紙堆中蒐墨林遺事還自笑窮波斯採寶船辛苦頭  
白有所窺見隨爲點綴其間又自咲小兒強作解事語幾  
欲罷去技癢終不能自禁久之陶家瓶告盈矣會碣石舒  
師有當子言史子作吾黨仲將乃按瀟鳩工益攻搜烟和



膠之術墨且不脛而走四方一日友人過予發篋見書大  
噪曰此快書也何不懸諸國門樹玄家赤幟乃私爲帳中  
物耶予唯唯謝不敏玄言日繁矣安能復揚其波而災梨  
棗友人曰固哉果若所云則尼山不必雨墨龍賓不必著  
靈矣常侍之後何復有內翰內翰之後何復有黃蔡諸人  
予不獲己乃盡出篋中書書故先後所錯綜而成者釐爲  
若干卷分內外輯內輯玄鯖錄厥目惟四墨之韻事嘉話  
萃焉珍錯具陳恣人嚙齏世間信有揚州鶴乎仙墨函厥  
目惟三象外標玄爲默仙特開生面期與韻人勝士偕作  
烟雲供養耳說墨合厥目惟八自抒胸臆合符作者卮言

未必無當乎百衲之譏殆將不免外輯圖者五稽往古則  
古墨有束墨事有摹崇昭代則龍賓有乘玄符有徵文明  
丕著沕穆可還玄象于是乎藏矣旣卒業乃高咏虞文靖  
公詩寸心不逐非烟化還作玄雲遶紫薇友人曰善則善  
矣抑予竊有請焉主爲墨卿作譜而闌及楮先生輩猶曰  
四君臭味也至若二仙詠墨語創爲點睛已屬脩眉混沌  
矣而副墨更收其雜著不已駢枝乎識者將必訾其不倫  
予曰唯唯否否語不云乎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王摩  
詰畫中有詩爲花寫生有四時之花錯集者顧虎頭號傳  
神手頰上益三毫而丰神殊勝固非規規肖額間索解也

且子不觀於水平清冷一泓鱗鬣可數投之纖滓輒溷者  
澗沚之觀也廓而江河至大瀛海則萬川供其吐納浮天  
浴日屑雨崩雷宇宙間奇詭譎怪不可名狀者舉出沒變  
化乎其中觀至此始足窮水之變孟夫子所謂觀於海者  
難爲水此之謂也友人瞿然曰大哉言乎子直拘墟之見  
者耳海無盡流墨亦無盡載子能以大心總持之墨海之  
會端在茲矣以之名其書可乎予曰是吾心也帝鴻氏之  
硯實兆厥名佩有年矣併識之以旌吾癖

澹玄方瑞生

方氏墨海詮次

歙澹玄居士方瑞生輯

內輯 書

卷一 廣何知也 玄鯖錄

卷二 此中來佳 仙墨函

卷三 天華笑矧 說墨合

卷外輯 圖

卷一 賦爲染信 古墨束上

卷二 詞者香日 古墨束下

卷三

墨事摹

卷四

龍賓乘

卷五

玄符徵

卷六

玄象藏

卷七

墨暈

附錄

諸家題贊

式丹墨齋詩文

神韻文風十六編主編

墨海書卷一

玄鯖錄

海濱有涸鱗人爭鬻之復且乘潮去而鱗故自若曾未測其脩廣何如也邇者玄工錯煩言興浩汗難窮眞同望海欲向此中索佳處又不啻操任公子釣術遲六鰲出驚濤間難矣難矣矧蠡測之智如予者耶方將目眩心奪有駭若日出已耳山峙雲興已耳自非海上客何能膾神魚亦惟是聊爲染指以望吾腹題曰玄鯖錄竊自比于嚮之作五侯鯖者若曰彼借潤侯門余拾瀋玄海同一餽飮云耳

霏屑

正刻一輯昔曰對二輯對門余計審文義同一輯  
具眼應氣榮許以望壽期銀曰玄輪殺森自出千  
卷日出輯且山抽二輯与耳自共新土容何諧  
郢斤突撰笑樹蓬棚志賢收千春雅式雜目翅小  
浴向此輯索卦與二輯音辨卦公千於論藝六  
藩餘藹回映也嚴答志工設賦言興新刊  
新新音輯類人律二輯對且乘三輯面  
編姑四輯會未

五輯

六輯

七輯

八輯

墨齋九輯一

玄鯖錄

霏屑

一輯

玄籥既啟玉屑霏霏王謝家物聊借以揮指

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曰每過此盤礴不能  
去因號墨池先是梅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爲我酷身  
爲我枯形爲我辱遂入洪厓山

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遊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  
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瑄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

王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眾一咲而去

蘇長公



王晉卿致墨三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搗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隣郡皆送酒予合置之一器謂之雪堂義罇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了一世仍以遣人所不知者何人也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一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搗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

阮孚云一生當着幾輛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嘗惜

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  
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  
半挺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予與王文甫各  
得十九丸用海東羅文透光紙作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  
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不朽也

晁無咎有李墨半丸謂是裕陵故物王平甫所藏者潘谷  
見之再拜曰眞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

爲二

蜀人景煥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榭足以自娛  
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壁

景陰篆曰副墨子

玉海

裴休早肄業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于彼爲化城寺寺僧

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濡

川墨書之尤甚適健逮歸侍婢訝其沾渥裴公曰向以之

代筆來

唐書

米元章知雍丘東坡自揚州召還具酒邀之旣至對設長  
黃案各以精筆佳紙二百列其上置饌其旁東坡見之大  
咲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一小史磨墨幾不能

供薄暮酒行既終而紙亦盡乃更相易去各自以爲平  
日書莫及也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濟之爲握  
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  
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  
可切作水精膾也

蘇長公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  
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  
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  
翫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

墨法書 卷一  
可以發來者之一咲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辟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咲以爲是

崇寧初召書學博士米芾書大屏芾至顧左右乞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咲賜之芾蹈舞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

蔡京曰顛名不虛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嘉品乏絕野人爲取老  
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研楓昉屨檣之每焚一九  
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  
鼎清晝香高齋蕭間遂爲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  
墨妙又兼香癖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  
之與禪也

邵菴與朱萬初帖

古書不唯可讀乃有一種古香可愛古墨之香政堪與比

士揚用脩

士大夫會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恐醞釀宿陳書之  
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墨以陳爲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余不善  
書未經磨試昔東坡謂呂行甫知藏墨而不能書則時  
磨墨汁少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陸平湖

唐子西有言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予  
每三復於斯言夫墨之爲道處於銳鈍動靜之間者也  
故壽於筆而夭于研若予非敢謂能鈍能靜也而所謂  
不能銳與動則信矣以墨君之半歸我之全其庶幾完

久乎鐵堅于石穴於桑氏顧所歸何如人研墨之壽天  
殆未有定也而錢翁舉世間越悉蠟干出世者然限人  
洛先人去新都時父老爭賫持佳扇墨詣車前言明使君  
囊無一錢歸遺故人此歛所產幸可納受分餉鄉里先  
書人逶巡謝爲受墨一錠扇一握此與唐杜暹辭婺州紙  
事適類當時以暹比漢劉寵歛父老不識暹事亦云陶  
公今之寵也陶歌菴蓋墨煨出也薰香入顯用香只稱  
書牕中明几淨榻不可缺者香也燃沉水香不如聞花香  
聞花香不如聽茗香聽茗香不若觀墨香墨香非蘭非  
麝非色非味逆於鼻沁於目故曰觀也人知觀墨之香



可與語墨

筆秃焉退于塚紙敗焉灰于焰硯毀焉處于瓦礫唯墨  
雖殘珪斷璧尙猶爭寶且三物同盡神去形留墨出有  
人無至於聲臭雙泯蓋墨默仙也藏者久視用者尸解

宋比玉

嘗讀華嚴經中十地品而知摩訶菩薩從三賢入初地既  
已超凡入聖生如來家矣然猶得本不得末差別之智  
未圓也迨入五地而後于世間一切藝術靡不精徹旁  
通又入七地而後能舉世間法悉融于出世法然則人  
間無一切如露如電之法無一而非普賢行門也

管登之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厥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焉

常虛疇能演之載茗一車

河圖墨贊  
澹園

洛有龜書易象所祖天苞欲開地符斯吐如碁斯布道乃

有常君子體之立不易方

洛書墨贊  
澹園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

遍萬國也熏兮其解愠者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

夫見者必作也

巽墨贊澹園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

以默

兌墨贊澹園

日與楮相麗而不渝者色也日與穎相濡而不渴者澤也

日與石相攻摩頂而不誦者德也書契之後有儷厥美者誰與奈何言其舉一而廢百也有以也夫翟之道與其人朽矣而此獨不滅也

顧隣初

夫夫有言多言數窮不言而言言而不言是謂玄同知白

守黑一以是終嗚呼猶龍之所以猶龍也與

二室繡經  
墨贊  
顧

隣初

當其爲石不知其將爲墨也今其爲墨不知其復爲石也

石亦一圓澤墨亦一圓澤精魂經幾萬劫而猶然守黑

似此精進吾不知其所極也

三生石墨贊  
湯睡菴

卽色卽幻相依幻成幻色卽幻卽眞實不可終磨滅大塊

墨汁凝昧者勤分別牟尼光等照蒼蒼天一色

吳文企

種自迦毗移于華壤盡一葉書可周大藏居士得之時有

佛雲護其上

貝葉墨  
長卿

彼蠹能食在爾則吐食則果腹吐則炫目惟食而吐文乃

郁郁告爾墨士為乃腹毋為乃目

吐墨魚墨  
鄒彥吉

寸心不逐非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虞文靖

墨每書  
卷一  
玄歸錄  
靠肩  
一輯  
七

其大者... 其人特久而此篇不波也

凡夫有言多言數窮不言而言言而不言是謂玄居知白

卞心不發非默也默引玄雲巒紫燦巒紫散與二室

嶺嶺皆爾墨士為凡與世為凡目福致吉也墨魚墨

將盡拾貪竇爾眼和貪眼果與和眼數目謝墳循和及也

謝雲蕪其注貝聯貝葉墨國澤精苑經幾萬劫爾德然守墨

爾自應爾對子華樂盡千葉書石眼大驚或士爵之和育

爾墨出換和香礎合眼卒凡火等照登蒼天一應對大德

弄屑

而二輯

王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簡文云假令寡人耽之若此

何必獨減右軍子謂政復耽處讓古人耳

妮古錄

匡廬符載山人遣童子齋數幅文書詣于襄陽公乞買山

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

雲溪友議

有客過訪希夷先生值其睡見傍有異人聽其聲息墨筆

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問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

沌譜也

律師濩明謂越州大珠慧海禪師云禪師家多落空師曰

學海書 卷一  
卻入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綸是紙

墨文學紙墨皆落空 五燈會元

張無盡居士初因入佛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高整乃怫然  
因研墨吮筆欲著無佛論夫人向氏曰既是無佛何論  
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後因看維摩詰經向氏問看  
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氏曰熟讀此經然後著無

佛論公悚然 五燈壇語

古人道明德立足爲人天師表然後有語錄垂世或有爲  
而發或因人而施未是究竟了義聽者草草入耳便形  
紙墨恐不免有悞人之過 竹窗隨筆

經言人之謗我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僉無真實若因此發噴則鵲噪鴉鳴皆應發噴矣其說甚妙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若知我空誰受謗者

竹窗隨筆

潘谷驗墨摩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深研細者同一關棧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

東反照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古文奇賞

鄭牢對李忠毅公白袍點墨終不可渝公笑納之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几間丸墨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



子將與之歸老而逍遙

程史

張仲素墨池賦惟遍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又曰涅此

黛色涵乎碧虛形容積墨妙矣

巖棲幽事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

硯也

侯鯖錄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謫嶺南行且盡爲之慨然

歐陽公嘗言有乘船遇風驚而得疾者醫取多年拖牙爲拖公手汗所漬處刮木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醫以意用藥多此比余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

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  
干之餒餘可以已佞砥樊噲之楯可以治怯臭西子之  
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咲

記與歐公語

或謂居士吾將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  
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  
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

硯銘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天壽  
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  
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  
鈍者壽而銳者天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

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  
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銳鈍動靜所制借令  
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  
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  
惟其然是以永年

唐子西古硯銘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子名予曰思鱸至能以爲大佳時  
方作墨卽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老學庵筆記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  
超出漢墨經庭意蓋悼黨錮之爲漢禍也

江鄰幾雜志

唐彥猷退居一室蕭然終日默坐唯吟詩臨書烹茶試墨

以此度日 灑水燕談

虞世和甫性忽權貴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嘗  
言黃孝于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魯直  
筆記

淵村游京師十五年貴人皆前席歸僅跨一驢一黥挾以  
布橐橐黥皆斜絆其腋親舊疑橐中必金珠也淵村喜  
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汝拭目視之乃開橐有李廷珪  
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草一巨編 洽齋夜話

張子韶以疏布漬墨作巾暑月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  
用秃筆紙用故紙或問之此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

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  
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  
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

大平清話

先師寶墨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  
因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  
德傳授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若徒以爲  
墨妙襲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

王龍谿

具眼

張師一輯

三目齊開惟隻眼具鑒玄者寧規規睚睫間索解

哉片語千秋亦自有具眼在

山谷道人云潘谷一日過余取所藏二墨令隔錦囊揣之

谷手一云此為李承晏軟劑殊不易得又一為谷二十

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矣取視果然

春渚紀聞

坡髯云昨有人出墨數寸望見知其為廷珪也凡物莫不

然不知者如鳥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黑

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  
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坡髻

烟細膠新杵熟烝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烟  
鹿膠相揉九烝回澤萬杵力就光可照人色不染手

古

墨法

墨之佳者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

相墨經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

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張伯英章仲將皆善書者而自作筆墨二事固亦待文士  
而工耶工匠之倫尺寸之藝苟有擅于世其襟韻必有

異人者蘇子瞻稱潘谷過于潘安吾不見其人想見其

墨 陶會稽

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言古墨磨之無泡故墨  
以口有鋒而無泡者爲貴至於香味形製鑒家略而弗

論 清閣閣

真松遠烟自有麝香氣 稗海

三衢蔡瑫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

光 仇池筆記

潘谷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

陳惟達墨一篋十年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而實益其



虞文靖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

品在郭圮父子間

丹鉛總錄

試墨磨一縷如綫而鑑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  
次之白光爲下黯白無光或有雲霞氣爲下之下者陳

眉公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汁清起重嵐不甚  
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水不漬  
着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譬之飲河無不具  
足捺管蠅頭拓箒方丈利可截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

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氳木  
 石鬱其爛熳韻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隄  
 麋策勛不減凌烟更清且潔墨香潤筆又古人亦不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  
 乃文士符采邢子愿其香與墨香異以金粉  
 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  
 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為文而取五經語以己意合  
 凡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春渚紀聞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為稱歙州李廷珪為第一廷  
 寬承晏次之張遇陳玄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

凡用皆黑而稠油烟為墨則白蓋松烟取法最難其法  
為烟所灼而白耳子近取油烟才積便掃以為墨其法  
煎油之膏蒸宋意製漿然可以感其筆墨也蘇文  
斯人非練線不飲五峰然皆育筆樓雖伐其劫猶于劍世  
我轉襄臣也殊且精增珠羣象弄之以為佳是相墨者  
墨盡容與為卦煖使墨不爾繼琴不飲楚四顧研其以  
應長愈是愈登石也墨之古香味并附好琴衣必黑其  
余亦以古墨其多古琴人無識者云故其文同而猶其

具眼

世人三輯

文潞公爲太常博士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間

古博士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頻揩磨揖潞公就

觀意欲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

夢溪筆談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

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

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

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

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

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讀書譜

張美干嘗稱世有二

書書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為如禪

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貴筆

古人寫字用筆必有味用墨必有流殊處

妮古錄

潘公拔

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

批評

世人愛書畫而不求用筆用墨之妙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有筆墨俱妙者有筆墨俱無者力

乎巧乎神乎膽乎學乎識乎盡在此矣總之不出蘊藉

中沉着痛快

妮古錄

褚遂良以書自表嘗謂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彼

一字直五萬君安得比曰何如詢答曰詢不擇紙筆君

安得比曰然則何如答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

良大喜

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

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者比也

鶴林玉露

或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

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

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

焚書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猷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舍前植新柳數棘恐爲隣兒所撼使守焉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咲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淡叅亭一如素能屢試之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用之傳曰檇櫟弗材薪者不棄砂石至頑玉人賴焉今天下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者又不爲俗所喜知而喜矣用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

之嗚呼今之士何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聞然錄最

賈果罪耶遂果斥耶盡變盡神墨耶人耶  
末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指而立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憤憤然不趨受指不立因之舍公使人  
脫之則解衣盤礴為君曰可夫是與畫者也  
筆墨奏蔡邕自稱能書兼明斯種之法非得執素不妄下  
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巨墨  
皆古法兼此二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



何者太倉周元素家儲也性豪無忌元素爲之  
使執覆掃朝暹等不能潔其廬使之應門肩客雖粉飾  
者不能舉其名舍前植新柳數棘恐爲隣兒所聽使守  
焉將入飯別破而處之其可咲事率類此元素玉指書  
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是乎曰何難乎  
是遂使爲之漫談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無不如意者  
元素由是專用之傳曰博學易材辨者不棄砂石至顯  
王人賴焉今天下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  
亦與和令迭往自承幸而後密志幸翁聞然則

曹邳斤善畫各于朝糾對命畫異風點奇筆墨舌氣因掉

張燭一輯

質果邳耶運果斤耶盡變盡神墨耶人耶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王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

王視之則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執素不妄下

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

皆古法兼此二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

張寸千言三輔法錄

卷一 玄鑄錄 邳斤 一輯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

王逸少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吾天台丈人也卿書感我草而況人乎自符論書兼即禱辭之去非昇錄素不妄不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計宋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常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悟其微時人稱曰墨賔

曹不興善畫名于時孫權命畫屏風誤落筆墨汚屏因就

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吳錄

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疾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

醒自視以爲神旭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得

書筆法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援筆書

畫之初不點竄

裴行儉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

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

書貴紙筆調和墨硯精良不則雖能書亦不能善也譬之

墨快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

趙子昂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研  
書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  
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歲久膠宿  
兼墨用乃精高深補畫筆封墨未嘗磨書不對筆墨而散

畫者六書中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鍾鼎隸篆往往如畫  
王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  
禪家一合相也畫用焦墨生氣韻書以用淡墨生古色

此又禪家賓主法也

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特藉美於今更藉傳美於後若  
晉唐之書宋元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賴以

全若墨之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汚用淡重裒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

陳

蔡眉公

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硯遂爲書家寶

畫以天趣人趣物趣取之天趣者神是也人趣者生是也物趣者形似是也夫神在形似之外而形在神氣之中形不生動其失則板生外形似其失則疎故求神氣於形似之外取生意於形似之中生神取自遠望爲天趣也形似得於近觀爲人趣也故圖畫張挂以遠望之山川徒具峻峭而無烟巒之潤林樹徒作層疊而無搖動之風人物徒肖尸居壁立而無語言顧盼步履轉折之

容花鳥徒具羽毛文彩顏色錦簇而無若飛若鳴若香  
若濕之態皆謂之無神此墨之精品而用不善故耳墨  
精用善生氣自盎然筆端天趣始具足非以蠶室之山

漸磨之特規主意於洗磨之中主輪取自蠶室為天賦  
畫紙不畫惟其天賦對主快洗磨其夫眼類蠶未輪扇然  
辭賦容猶自是事夫輪并洗磨之快而逐蠶蠶未中  
畫以天賦大類得愛用其天賦者蠶其也月疏畫全去也  
鼠公摩家寶王法也

古兼陳器味取微乎墨相而細也鼠墨志不有系辭也  
空若墨志不若鼠墨限休限研磨畫舌鼠磨畫兼限

郢斤

二輯

蔡中郎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  
之祖

書家盛于典午登峯造極惟王逸少餘雖翰墨奇秀皆非  
其匹

獻之書扇誤落墨因畫成烏駮特牛甚妙  
懷素自敘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驪半無墨醉來信  
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三縷濃墨正當



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去故鋒  
常在畫中此用墨法也

夢溪筆談

顏魯公擘窠大書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玉堂嘉話

米元章特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王獻之用筆意

米志林

蔡魯公自翰林謫祠因艤舟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

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舉世無兩然某私意不

過賴燈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

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觀公因命具飯磨

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大筆來

卽睹一筍從簾下出筍有筆大如椽臂三人已愕然相

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卽

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耳公乃大笑因一揮而成米志林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

字謂之堆墨灑水燕談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

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與可自謂與文

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米志林

文同善畫墨竹或戲作古槎老桤淡墨一掃雖丹青極毫

楮之妙者形容所不能及也米志林

米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至於林麓近而雄深圖巒

遠而挺拔木露幹而想高茂水見涯而知渺瀰此皆于

筆墨外得之者

米志林

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蕭黃善書畫嘗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

趙澮畫兒啼圖僧夜聞兒哭詰澮澮以筆作乳點兒口卽

止

張僧繇嘗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謂點之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

顧寶光能畫陸漑患瘧經年遂命筆墨圖一獅子令戶外

榜之中夜戶外有窸窣聲明日獅口有血淋漓漑病遂

愈

朝畫錄

吳士顧子畫山水甚怪先布絹于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

吹角擊鼓叫噪着錦襖纏頭飲酒半醉取墨汁瀉絹上

米次瀉諸色以大筆開決為峰巒島嶼之狀

珍珠船

畫大石

西域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而點綴甚細每畫一團扇

內安姑蘇臺或滕王閣于山萬水盡在目前時人收得

對其筆蹤謂之墨寶

野人間話

黃筌父子畫花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謂之寫生筌墨竹

獨得意於寂寞間

使筆不可反為筆使用墨不可反為墨用蓮墨有時而用

淡墨用濃墨用焦墨用宿墨用厨中埃墨墨水

不一而足則不一而得

王思善繪圖

米元章硯山圖余見之純用焦墨又見徽宗畫大石純用

淡墨

妮古錄

唐沙門貫休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巨石縈雲枯松帶

蔓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睹覺後圖之謂

之應夢羅漢

野人閒話

諸王孫趙孟堅善墨戲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

頗得盡其源委一曰踢鬚正七萼則三點眼名椒稍鼠  
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蕊又云濃寫花枝  
淡寫稍鱗皴老幹墨微焦筆頭三踢攢成瓣珠暈一圓

工點椒

宣室志

余書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  
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

癸辛雜識

衛瓘索靖俱善書時謂瓘得伯英之精靖得伯英之肉蘇  
長公曰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枝墨  
磨萬挺不及張芝卽索靖

續文獻通考

歐公晚年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

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晝遊公詩

使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清署筆談

其公曰筆氣弱墨氣斷不又藥之昭熾之筆亦不其  
謂筆索敵則善書和韻辭辭由英之詩散辭由英之肉藉  
未泯睛不善對仗而惡儒之曲也氣親嫩繪畫大石純用  
余書學唯不效舉潤又不效不自賦其辭卦卦騎戲筆墨  
居工撰則宜對志墨畫羅漢之十六身巨石架畫精松帶  
幾寫餘餘燦生神墨燦燦華面三點辭賦縱杖筆之圖  
具射衣三疊墨點刻亦育五背冬照蕊又云寫高其封  
一賦得盡其感委三白照錄五山夢限三攝贈奇感醉賦

潘餘合墨三百三十六次裁書以李起墨賜之日新

曹文一輯圖書檢葉賀劉大猷以餘墨潘親錄五十番

海不謝眾流滴水具全海味墨潘正自堪啜也世

非齊時有君謨當屬蔗境畫刺準宜字宜題器又書機

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味真諾謂謂古萬國貢燻悉禁與對氣和州越墨而五東

硯神曰淬如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曰昌化又曰

佩阿潘空餘筆墨以表自嘆供御者不之及也

續漢書云守宮令主御筆墨筆類指文案香式結一日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隃麋小墨一



枚

魏官儀尚書郎致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  
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東宮故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筆軸曰昌對又曰  
和憲鄧后卽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時供紙墨而已東

觀漢記  
今書說曰墨香同蓋文章亂劉墨劉象出自劉顯于顯出

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

劣必令飲墨水一升木具全齊和墨齋玉自甚與出出

唐玄宗脩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

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唐書

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李超墨賜之曰新安  
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珽珽雙脊龍樣尤爲佳  
品 澠水燕談

李紆侍郎放榜未及填禮部貢院字令史士昶善書令終  
其事值昶醉以氈筆染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  
相間反致其妍自後遂爲故事 賈公談錄

張永涉獵詩史能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  
每得永表啟執翫咨嗟自嘆供御者不之及也 宋書

蜀有童子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錫之衣服及墨  
一丸家僮墜墨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獲

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餘者

稗海

祥符中治昭應宮用珽珪墨爲染飾有貴族嘗誤遺一丸于池中踰年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

遜齋閑覽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搽烟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謂之墨妖

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濕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薛稷爲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是日

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鄰里來觀良久乃散

纂異記

臨川學墨池爲右軍臨池作書處池中忽時水黑謂之墨

龍見則士子應試者得人爲多

韓子蒼雜記

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行上

叱呼萬歲奏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世人有文章者皆

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陶家餘事

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數十

萬言有溪提國二神人出金壺中有墨汁狀若淳漆以

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剗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卽

五天之釋景室大室小室也

拾遺記

宋雲以魏神龜中至烏菴國又西至本釋迦往自作國名  
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王曰我甚知聖法須  
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卽依其言遂成大乘  
經典今打骨處祀爲琉璃

行記

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或出或  
藏肘間懸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墨  
汁如點漆洒地及石皆成科斗之書

義熙中三藏佛馱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  
經堂下忽化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淨

研墨

漢時王郎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  
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賜墨一九肅方欲註周  
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輿地志記

王勃幼嘗夢人遺墨丸盈袖後文章大進

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卽能識字

玉海

益州西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一百紙一雙筆一九墨  
先聞石室中有聲便具吉凶不見形也

搜神記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掌內股裡  
夜還折竹寫之

纂史

劉祐字伯祖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菓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但傲浪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也

後漢書

郭璞寓烏尤山註爾雅洗墨山下魚吞墨水頭俱黑至今有烏頭魚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胆不足明報

葛洪好學常伐薪賣以買紙墨

中興書

趙壹非草書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皆黑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

則何以成或依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剋樹汁爲

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

題其衣裳以記之

穎川荀濟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

墨作文檄梁友蕭盡錄其術神曰子昔以墨對武與弟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

乎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汚爾

新書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十枚杞大



咲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  
古本比公曰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

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玉海

徐峰善棋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峰曰子若以墨後貌與我

當使子過我十倍

司馬君實他無嗜好獨嗜墨蓄至數百或以爲言君實曰

吾欲使子孫知我所用何爲也

李營丘惜墨如金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平生藏墨士大夫戲

戲之爲墨顛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迨逼近有人從渠許來云

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墨

磨人此詩殆可淒然云

坡髯

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楷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涓筆墨

曠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黃

山谷戒子弟



潘餘

二輯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

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

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

事也

蘇長公

韋仲將墨方曰合墨灑以眞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搗細後

都合下鐵臼搗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李超唐末自易水渡江觀歛地多美松因留居遂以墨名

家藏之歲久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

十幅不耗一二分

合譜

常侍徐公鉉云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才如  
筋與其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  
處邊際如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陶雅  
刺歙州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  
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  
精好

李廷珪既以墨名膺者甚衆有好事張公子欲得眞者使  
使至其家以最美圓珠飾其首後德壽重華兩宮重購  
僅得一笏卽公子所專造者

詹詹集

孫叔靜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  
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世  
善墨惟朱覲及此覲九華人

蘇長公

太室常和其墨精緻極善用膠余常就和得數餅銘曰紫  
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  
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  
眼作沒骨花敗其家灋也

長公

沈珪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細名漆  
烟每云章仲將法止用五兩膠李氏始用對膠而秘不  
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出灰池失

於蚤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  
浸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堅如石因悟對膠法每  
視烟料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故其墨銘云沈珪  
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

淳熙志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  
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  
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

較乃定真僞耳

蘇長公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佳絕  
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本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

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長公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灑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試初  
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  
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

長公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  
奉寄製作精緻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  
小八丸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旣死不可復得宜寶  
秘也

長公

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  
減膠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答



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  
爲膠所蔽遂年來膠力漸退墨色始見耳若攷墨急於  
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  
然無光如土炭耳攷墨宜用之西北若入二浙一遇霉  
潤則敗矣

避暑錄話

黃山松豐腴堅縝與佻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  
者三十年來人始爲之以松漬漆竝燒余大觀間令墨  
人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  
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瞻之

徒皆不及

避暑錄話

近世人士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  
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手授善  
工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  
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  
故黑色豔發云勝用丹砂也

春渚紀聞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  
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  
不見膠彩書紙間視之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  
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

其品云

玉海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染紙三年  
字不昏暗者爲上

相墨經

李公擇惠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工姓名耶云得  
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廷珪父子乎試復觀  
余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  
之可以一咲

蘇長公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  
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  
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絕勝此其見遺者因謂序曰

或曰此亦好奇之過

春渚紀聞

高齋隱意出奇賦晉草中

唐許足妙墨八厨因亂座之

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丸限二十葉字

北戶錄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王隱始成晉書合八十八卷家無紙墨未成其志遂南遊  
江州投庾亮乃獲其紙墨書就焉

三十國春秋

楊用脩云予得墨澆于異人祇用烟膠成卽光如漆名一

品玄霜

李公孫...  
品...  
墨...  
王...  
三十國書序

王...  
南...  
宋...  
晉...

潘餘

木育三輯人亦育

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酒以申篇籍永垂紀志

功勳

李尤

鄭氏婚禮墨贊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姓長生子孫無邊

黝而澤紋而黑桐自嶧燿厥液光可晰堅于壁置之水久

弗蝕是惟禹錫而妃以帝鴻之石

弇山人

爾惟玄詎測其然爾惟守是以能久偕于楮生濡於毛氏

緯地經天厥績曷紀

薛虞卿

烟出虛積麪德和其光守其黑厥性黯黯而匪所飾厥用

徐徐而匪可亟修而雲霞修而龍蛇因物賦形與時變化是以見賞于大方之家

張肅公

善晦善明善麗善入晦故其神不馳明故其精不蝕麗故

其宅不毀入故其質不渝

羅赤城

厥惟松心上黨所采會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烟紫雲

霏微黼黻皇猷日麗星輝

松心墨焦澹園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雲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君翰舒

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竹箭墨焦澹園

木有大人亦有仙彫三光徹八埏吾聞之王喬偓佺

大

千春墨屠緯真

休矣元瑞連連累十榮光畧河孕精吐喻運鍾寶符乘道

出入潛化玄功載見常色

百老圖墨陳眉公

石端平水清冷相磨盪雲再生攝一切彰萬靈盡可盡形

無形平等施自性寧

法雲墨朱蘭嶠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

曹子建

贈爾烏玉玦清泉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霏月

李廷珪

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尙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

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髣髴尙見蛟

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

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洒落桃花牋牙牀摩拭紅



絲研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

內傳秘府豪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

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晁無咎

黑月翳雲脫太清海風吹上筆頭輕瑣窗冷透芙蓉碧定

有新銘到九成

楊成齋

青琅千綠檀欒素蛾灑翰玄霜寒雙鸞銜去五雲端

青琅

千墨方建元

玄注的黛凝香聞蛾綠拂鴉黃涵烟却月清且揚小山曲

曲遠山長

螺子黛墨方建元

我聞桑田變滄海滄海亦復爲桑田乾坤萬古總幻物倏

忽變化空茫然何況世間徑寸墨不啻滄海一粒粟洞  
仙爲墨僧爲金眞耶幻耶眩人目試令山僧問洞賓爲  
金爲墨何者眞洞賓應向山僧笑笑却神仙亦幻身

同

仙幻墨孫鑑湖

山河大地本虛空空空中何處安樓閣仙人樓閣杳難尋遙

見雲間雙白鶴

仙居樓閣墨許子遜

雲腹石髓千斛餘膏成一點眞如漆輕將錦石試磨礱靄

靄霏霏天欲碧初疑香雨濕蒼烟漸覺寒雲籠翠壁

魏

顯伯



潘餘其墨亦數味

必四輯

邢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

文原

宣和時嘗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

閣雲頭香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福庭東閣

然則墨亦有東閣

癸辛雜識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

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

避暑錄話

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閑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

爲尙墨以黑爲勝予旣不能校則以茶較墨以墨較茶

未嘗不勝也

東坡志林

李尤墨硯銘曰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則是二物與文字同

興於黃帝之代

莊子云砥筆和墨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又或以毛能

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毫故毛穎傳備載

懶真子

石崇奴券云張金好墨過市數蠡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中以供一日之用故硯池

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

絲髮其墨亦濃

洞天清錄

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研往往但以器注墨汁故有

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

避暑錄話

王賈辨書墨

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

坡仙涵星研端石形方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坡如半

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汲泉滿

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玄雲黻黼而下古人制作之精

如此

游宦紀聞

斷取玉斗墨池其法墨池

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瀟多也每日硯若無

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可作枕耳

老學

菴筆記

墨海書 卷一  
杜君懿蓄一硯云是許敬宗硯余遇高郵孫莘老出硯示  
予曰敬宗在正好捧殺何以其硯爲余以爲憎而知其  
善雖其人且不可廢况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  
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眞四  
百餘年物也 志林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湛如秋水並無紋細潤如玉發墨  
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有純黑如角者蘇長公最  
貴之

沙隨先生嘗蓄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  
晉 緻精鋒鏘都盡墨無聲相如聞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

五城

謝景魚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爪磨洗餘

漬皆盡而不損硯

老學菴筆記

張乖崖素善陳搏嘗謂搏曰其欲分先生華山一半住得

無搏曰餘人則不可先輩則可及旦取別搏以宣毫十

枝白雲臺墨一劑蜀箋一角爲贈公謂搏曰會得先生

意取某入闕處去曰珍重後公尹蜀乘傳過華陰寄搏

詩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

凡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青箱雜紀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



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

老學菴筆記

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

周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

之事分爲朱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

老學菴筆記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

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乃於卷

末書校官姓名

夢溪筆談

政和以後斜封墨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

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

老學

菴筆記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歸

田錄盡轉時不可盡大賦取關山墨韻飛四衛水樞筆

溫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書指頭指頭上節微

王屈染墨書之字亦尺許大懶真子云眼擊遠眼少埃墨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摹倣而粉

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精氣亦索然格古論要云相熟識其獨墨者

古墨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非國為不圓或圓或

鄭縣西溪亭有柘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亦雄勁體雜

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柘木

皆如此老學菴筆記

玄籍錄 審餘 四輯

相國寺每月開放萬姓交易近佛殿趙文秀筆及潘谷墨

八占定 夢華錄

荆公押字性急作圈多不圓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

古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揚蟠差遺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

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

石林燕語

舜作漆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

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困學紀聞

佛言以一天下樹枝及與鳥毛作筆書佛經樹枝鳥毛悉

皆可盡佛智不可盡大如須彌山墨磨研四海水點筆

須彌山墨四海水皆可盡佛智終不可盡

三摩竭經

譬如摩尼名淨光明有人以此瓔珞身者蔽餘寶光悉如

聚墨

大方廣佛華嚴經

初一昆於墨不知白

太玄經

王文正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  
投羹中公但啖飯而已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

占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墨客揮犀

和靖翁每云既有詩筒可無吟箋以助清灑一日許執中

遠以葵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

仙家清事

文衡山爲新安吳書有墨賦至今寶之增子墨客卿之勝  
閩廣多種木棉績紡爲布名曰古貝李琮詩有腥味魚中

墨衣裁木上棉之句 泊宅編

烏鰓懷墨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給人物書跡如淡墨

逾年墨消空紙耳 續博物志

蒙古謂紙為怯里歹墨為別可筆為落肅 事物異名

占城國無紙筆墨以羊皮捉萍熏黑削細竹為筆蘸白灰

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 星槎勝覽

王文玉品量書未嘗見其悉宋人始始其量以少許墨

時言其兌墨不賦白太

康墨 大古

晉御筆以各稍失限育人以出嬰潔良青蓮繪寶光悉賦

潘餘

五輯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詹同侍偶理竹事同對曰晉戴凱之譜五十餘種有未能歷舉者大槩色青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竹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筇旣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親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媿古錄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卽其坳處和墨濡筆以記事故號螭

頭或曰螭坳

石林燕語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新安載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隻  
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  
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當用黃山所  
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老學菴筆記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三千餘枚張滋墨亦無

慮十萬斤

清波雜志

易水自李氏外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陳贊著名  
當時其製有劍脊圓餅抽墨進貢供堂墨面文多作蛟  
龍幕有宣府字或著姓名或別州府今人間已少傳者

澠水燕談

三衢葉茂實造軟帳烟法以木作暖閣高足其上以紙罩  
煤地爲帳高七八尺於閣下用碗數十貯油炷燈閉之密  
室油氣透頂其輕且遠與他煤絕異膠法甚奇中用紫  
石礦當歸秦朮腦麝畫燕支沒石子之類蓋取其活膠而  
不滯也故經久而色光不少渝癸辛雜識

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

太平清話

蘇詩新墨合中育

凡磨墨不得用硯池水合墨滯筆亟須以手滴新汲水臨

時斟酌爲妙

陳氏秘訣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御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者

爲天下絕

珍珠船



歐陽通自重書以犀牙爲筆管狸毛心秋毫覆之松烟爲

李墨麝爲末

珍珠船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足人生

凡一樂

歐陽學書樂

宋高宗以嘗用研賜綦崇禮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

教生造次必思兮今世可行

太平清話

元章每用葛仙公岩石硯磨墨發艷甚易以適意爲快然

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

墨莊漫錄

某所辱惠櫻寧公墨多荷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尙

少其二幽齋隙寂點弄筆硯殊賴于斯雖多無厭也煩

書  
賂計不爲嫌矣

歐陽永叔與蔡君謨

陸務觀曰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張遇

以下諸名墨皆有之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

卧榻愛護甚至

老學菴

唐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

劉幾聚書千卷目爲墨莊

范文正公多延名士胡瑗孫復之徒盡夜肄業帳中帳頂

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

也

唐方敬儒至孝刺血代墨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中

李長吉恒從小奚奴背一古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  
暮歸母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嘔出心肝  
乃已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  
麻仲英七歲能詩宋翰林白召賦詩十篇大稱賞以浣溪  
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

張安國由鄉薦得對集英先臚傳一夕進御卷紙旣厚筆  
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首選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  
安國詣謝秦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常觀誰詩曰杜詩秦  
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却

癸辛雜識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

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呂黃明水膠半兩許  
用水小孟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  
末蜆殼研至見五色淳作再添膠水俟濃墨可書則止如  
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  
滴亦可

游宦紀聞

葉少蘊云磨墨沫起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粟許投  
之一再磨卽不復見聞于墨工王湍試之果然書几間  
亦不可不知此理

太平清話

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災祥集

縣令銅章墨綬故曰銅墨之班

墨海書 卷一  
四  
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

酉陽雜俎

後周天元令宮人黃眉墨妝其風流於後世虞世南詠袁  
寶兒云學畫鴉黃半未成又盧照鄰詩纖纖初月上鴉

黃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三斗墨水山谷詩云睥睨紈袴

兒可飲三斗墨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或言惟用好墨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於刺繡真古之所謂絲絕針絕

妮

古錄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答曰公特

善誇耳蒂起取于筍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  
觀狀蒂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蒂變色曰一何先恭  
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

米志林

唐伯虎嘗夢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  
一時因構夢墨亭

陳述古知浦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者乃給曰某廟有鐘  
能辨盜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帷之令囚  
入摸惟一囚無墨訊之果盜

仇池筆記

崔厓張祐嘲李端端有鼻似烟窗耳似鑄之句端祈哀乃

更贈云一朵能行白牡丹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  
登雪嶺

真定墨君和母妣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  
曰與爾爲子趙王鎔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毘喩兒  
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毘喩

劉氏耳目記

范文正公守饒有寒餓書生上謁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  
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欲爲打千本紙墨已具一夕  
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崔上揚州

墨

客揮犀喜出恆風辭賞不日且云歸爲大母未暇發墨

有僧講經常一叟來聽叩之乃潭中龍也云歲旱得聞來

此聽法僧曰能救旱乎曰帝封江湖矣僧曰研水可乎  
曰可乃就墨池吸水去是夕大雨水盡黑

唐高麗藏書松烟墨用老松烟和膠造成元朱萬初製  
墨亦使用松烟取之百年推朽之餘精甚不可浪者用  
之效誤

近影欽聞有人造白墨色如銀道研乾即與常墨無異但

未知所製之法天中記

上古無墨竹葉點漆而書中古乃以石磨汁大漆膠所  
石磨者始有墨九乃漆烟松葉夾和  
為之所以書九者同調心視者欲磨墨時請耳有後有



墨法之要，在於墨質之純與否。凡用墨者，必先察其色澤，次觀其質地。若墨質不純，則所書文字，必覺枯澀，且易於脫落。故古人有言：「墨如油，筆如刀。」此言墨之潤澤，與筆之鋒利，實為書法之關鍵。

又聞其法，在於墨之調配。墨之調配，宜用淨水，不宜用雜水。且調墨之時，宜用細毫，不宜用粗毫。若調墨之法，得宜，則所書文字，必覺潤澤，且易於持久。故古人有言：「墨如油，筆如刀。」此言墨之潤澤，與筆之鋒利，實為書法之關鍵。

此法正公守饒有疑，飲壽生上論時，盛稱此法。蓋字裏，論其法，墨本直千錢，文五錢，為打千本，誠墨已是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海風無人曉，在上揚州。」

曰：「何似？」墨漸如木去，長又大雨，水盡黑。此法正公守饒有疑，飲壽生上論時，盛稱此法。蓋字裏，論其法，墨本直千錢，文五錢，為打千本，誠墨已是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海風無人曉，在上揚州。」

其法正公守饒有疑，飲壽生上論時，盛稱此法。蓋字裏，論其法，墨本直千錢，文五錢，為打千本，誠墨已是一夕，雷轟其碑，語曰：「有客打碑來，海風無人曉，在上揚州。」

宜則瀋餘墨山皆製育石墨同歸與國土各山竟欲與小

李懸六輯新造轉益新矣

漢文淵堂

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老松烟和麋膠造成元朱萬初製  
常墨亦純用松烟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可泯者用  
之玄英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卽與常墨無異但  
未知所製之法天中記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大戴禮所謂  
石墨相著是也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  
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

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

清賞

孔子山雨則墨水浸出

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山陵則出

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

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萬片兄頗見之

否今送二螺

常侍徐鉉云建康東雲亢山有石墨親常使之黟縣南石

嶺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

今懸水所淙激井轉益深矣

新安郡記

宜陽有石墨山汧陽有石墨洞贛興國上洛山廣始興小

溪中皆產石墨人或取以畫眉名畫眉石宮人以蛾綠  
畫眉亦此類也

拾遺

南雄江中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齊唐官廣州其嫂以  
婉屬取此石墨云可治婦人血疾今土人以鋸解成片  
磨吏人上案牘小兒學字皆代以磨墨不知以婉何以知  
也

瑣碎錄

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  
公所藏豈此物耶石燭凡三：一曰水肥，一曰石脂，一曰  
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薰爲墨佳甚。唐人延州詩有石  
烟多似洛陽塵之句。

不其卽墨山也山有書帶草可入墨又有墨水自平度墨  
山來入海鄭玄嘗設教此山下故又號康成書帶艸  
湘鄉之陰有石魚山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  
重輒有魚形鱗鳍首尾宛若刻畫形體具足燒之作魚  
膏腥取而爲墨視阿廣美矣

嶺表有雷墨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鱉石謂  
之曰雷公墨扣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劉恂嶺表錄異

懷化郡掘壑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

可入朱硯中使

顧徵廣州記

碑石烏石也西北夷以書且染繪焉體具圓方尖三者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  
秦王東遊奔夾袋于海化爲魚形一如夾袋兩帶極長墨  
故猶在腹人捕之噴墨昏人目  
墨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泠泠字或爲泠凡硯石悍堅  
磨墨者用力太過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  
如病兒把筆如壯夫貴其輕也  
薛道祖與米襄陽爲書畫友其筆硯間物云硯滴須琉璃  
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  
李加一萬杵

李元暉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字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  
崑石也先公得之山谷丈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  
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研比雜誌

崔延伯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  
無前宋子京脩唐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  
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  
宛若畫楊用脩曰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姑臧太守張憲使伎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粉淡妝侍閣下  
奏書者號傅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妓傳食者號仙盤使  
代書札者號墨娥披香者號麝姬掌詩稿者號雙清子

總之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  
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鞠通綠色虫背上影影起金線文善屬和人聲歌喜食枯  
桐尤愛古墨孫鳳琴中有之後爲道士以古墨屑給出  
壁魚入經函中三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吞之可致神  
仙是名脉望

李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  
耗後石破中有小魚躍出

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硯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



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盈虧

龍尾舊坑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檄隨雲所  
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旁宛轉如二龍旣發爲  
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歛地龍鬚出嘉紙蓋新安水清徹底利以漚楮故紙如玉  
雪者水色所爲紙有墨光白滑冰翼凝霜之目

天中記

石晉末汝州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  
至曉闔戶而出背面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  
三十錢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官府督之亦無報也  
其人則携一蓋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

歸復爲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携室徙居杳不知  
所終後數十年人見之顏色如故謂之筆仙

山海經北海幽都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  
玄狐是爲大玄山有玄丘之民

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墨以爲飾積習成  
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

龍尾舊坑理宗初坑中常有五色雲如錦衣每風隨其所  
覆處斷之得佳石有白文顯兩旁宛若雲文二龍既發為  
一龍而雲氣不復見矣  
常以黑雲美輪羅河階支國維底利山嶺嶺雲氣如王  
斯雷大睽射耳爵說見我我規耳龜燕墨以爲神爵皆如  
石支飛泉爲大支山育支丑之丑夜作筆十管村其室家  
山嶺巒壯爲幽暗黑木出雲其上育支鳥支魏支傑支張  
視絲對幾十羊人貝之懸色破姑謂之筆曲亦無報也  
調對爲半管來鼻貴之破此生半鐘對室我鼠杏不眠

潘餘問青翠不暇也燕華發香翠滿也而之育翠香  
三也七輯

墨者良于燼進之則良于膠近世兩者無良獨以芳澤相

媚末矣

汪伯玉

妙妙墨試宿墨非飛也發宿再磨非木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陳后山叢談潘谷墨爲龍形略

有大都耳良玉不琢不借美于外儻亦子成之意乎

李

本寧

妙察墨之妙自曬最望而即之其法亦墨也其

治墨莫先治膠膠之質精而墨妙膠之力久而墨堅膠之

性盡而墨純質精故烟膠之相得也和力久故烟膠之

相入也深性盡故烟膠之相劑也化墨未百餘年不能

全也

莫雲卿

夫墨者黝而已矣堅其德也色澤其華也次也芬芳其襲  
也刮摩其飾也又其次也投以蠙珠飾以藻績又次之  
次也故察墨之道自黝始望而眡之其光可鑑也其廉  
可割也進而眡之欲其曄曄而有文也何所取之取其  
純黑不雜也墨之上也世之鑑者藻績刮摩已耳無惑  
乎其趨之日下也故塵垢宿墨非研也經宿渾濁非水  
也燥濕失中非摩也卑隘下濕非藏也聞香悅飾非鑿  
也

垢積研間者膠不和也滯筆鋒者膠氣濁也研之有聲者

膠煤不調製不善也

汪中淹

三代以前文章寄之金石三代以後文章寄之毫素而墨書之權始重夫毫爲墨使也楮爲墨寄也而墨之神獨傳

郭明龍

以形相則人磨墨墨亦磨人以神相則墨壽人人亦壽墨故相爲磨相爲不磨惟所托而已

馮文所

世之重奚氏墨古今同也然不遇則車載以漆相國寺門

遇則黃金可得而奚氏墨不可得物之係所遭如此

英

昔薛稷爲墨加九錫拜玄香太守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良久乃散果爾則陳玄君亦大無山林遠致烟霞

風味矣以香品墨寧止以無鹽唐突西子乎猶以儀容  
昔讚嘆大士謗佛非淺

說者謂古人造墨適用自遠至墨以玩稱而墨道凌夷  
世衰微矣余獨謂不然如來轉大法輪惟了生死即使莊  
嚴猶爲落相而近世文士且以作几案清供此於佛法  
雖褻而于佛道實見其大畫幔履絺何道不存人固有  
因玩而始涉其趣者矣

祈爾光

書畫用墨烟霧晦濛氣韻生動別增盤礴之興良由其烟  
細膠清劑和杵熟涿利滑潤故不粘礙豪端而渾融楮  
上至于移蘭運竹醉後淋漓醲淡相間遂欲生成

宋比玉

桐烟中半投漆汁火不能耀漸滅而投以三之一熒然星  
燦耿然珠圓焰不四灼而烟輕如碧天顯彩始在有無  
之間繼微拂而徐積之盡一石僅得烟十數兩和劑既  
成不借色于金珠而清光溢目不借馥于龍麝而幽韻

襲人 朱蘭嶠

所貴墨者黝如漆輕如雲清如水暈如嵐香如婕妤之體  
不五蘊而馨光如玄妻之鬢髮不膏沐而鑒不然合入  
紙易淪泚筆易滯徂暑易潤凌寒易解卽蘇合搜烟如  
明昌雙角龍文如彥衡麝香入劑如張遇摩挲有味點  
染無功將墨非墨何論玄又玄哉

顧麟初



羅秘書與余言造墨法大要煤爲質膠爲劑墨之質在煤  
其劑在膠煤生烟烟生光所謂質有其文如黃流玉瓚  
相與體用者乎煤貴輕而惡重膠貴清而惡濁取其輕  
與清者調而劑之千杵爲丸一點如漆隄麋氏之精蘊  
盡此矣 王百穀

臍腦多則敗質吾取其芬屑箔多則蝕色吾取其華烟用  
獨艸則不豎吾取諸交莖用漆則燄死用稀則氣滯吾  
取諸阿與廣用牛之革及麋之角製之之法難工不工  
雖麟鳳龜龍無所用 巨史

麟鳳龜龍無所用 巨史

潘餘

不八輯大會擊田奉前代類前土奏自即資時帝贊奏

成祖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

進其學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夕膳通記

李狀元初名馬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騏後每投刺騏

字墨書馬朱書其榮遇錄

穆宗以玄綃白書素紗墨書為衣服賜承幸宮人時號諱

衣史諱錄

袁應中貌寢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哲宗一見連稱大陋

縉紳因目為奉勅陋墨敢心齋

李時雍能以襟袖濡墨走筆作大字嘗對御書跨鰲二字

素字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盈頭

挑燈語

唐莊宗善音律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

下 後唐紀

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令所乘馱駁馬日行五百里刺史

梁緯時與帝連婚彊欲奪之乃構孝直贓事斃之獄孝

直使謂家人曰我死矣汝等未解申雪但將取昏三百

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家人如命置之

不日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自鳴冤抑帝覽表

訖忽不見甚怪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伏辜故語云

莫謂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

神記

鄭玄思學數年無一業成夜夢老人鑿開玄心傾墨汁着

玄心內遂通達

異苑

筆墨精妙由於積習鍾繇學書三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

被致穿

困學編

博陵崔毅嘗一日讀書忽見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者趨至

榻前曰幸寄居君硯席可乎毅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

指使何見拒之深耶毅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

久於袖中出小幅詩致毅前墨書如粟歷然可辨曰昔

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  
笑謂曰旣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又出一詩投几上曰學  
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重千年又曰  
吾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又投一篇曰能合音信  
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  
好文章

小酉鈔

陸象先守馮翊府寮以其性寬厚共約戲賭一叅軍曰吾  
能於使君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  
出爲之象先如不見又一參軍曰此易耳吾能於使君  
前作新婦粧拜舅姑則如之何衆曰敢爲之願輸錢十

千乃遂施粉墨高髻女人衣深拜四拜又不以爲怪弟  
怒謂兄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曰是渠叅軍等笑具我  
豈爲笑哉

乾熙子

劉處玄母夢金蟬入口乃生弱冠卽不欲娶一日於鄰居  
壁間得二頌其墨尙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作  
長生不死人後謁重陽重陽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

列

仙傳

建州有僧如狂其所言動多徵驗邵武縣前有大盤石去  
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作  
釣魚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

稽神錄

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憇客館中閑問佐史云此  
中有趙神德甚能嘲卽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  
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寶卽云趙神德天上  
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富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  
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富云磨公  
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

啟顏錄

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二更後月色滿庭  
江山清寂惟聞籬西有婦人笑語俄復吟聲切切如含  
酸和淚之詞明旦訊館吏云西廳空無人啟之惟柱上  
詩一首墨色甚新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

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如灰不堪着

博異記

立木中

將軍裴旻居母喪請吳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道子使旻  
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道子解衣  
相磅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至於畫圓光最後轉臂運墨  
時一筆而成

藏書

畫堂大矣

孫知微欲大慈寺壽寧院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

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

而成作淪瀉跳蹴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藏書

聞道南齊

字文煥精筆妙墨掃蘆雁低頭吸水昂頸飛髣  
平髣荷枯沙瘦時此玉蟾烟霞語不特詩中有畫

芝函



平田鋪棋鷓鷯分黑亂山開畫松林自筆墨

遊仙巖

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

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

聲酒澆胷中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

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

和魯公每滑稽則烘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

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永符曰子忝事筆

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博手怒耶

雅浪齋

趙子固酷嗜古能爲墨花嘗從人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

喜甚同權遇風舟覆幸值淺港子固獨持此卷立水中

示從者曰蘭亭已在

午窻晴紀

張曰吳浙書云明世吳

米友仁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每自題其畫

曰墨戲

米乘

栢子庭和尚攻畫葡萄醉飽方落筆曾一富室延之甚腆

先已綳絹食畢以十指蘸墨亂點絹上而去主人茫然

少頃索筆掃幹布葉而成點皆子也自題其上曰昨夜

紉園林雨過葡萄長得能大東海五伯羅漢一人與他

箇

禪悅集

一富翁持厚幣丐希哲祝公書墓文公鄙而不許既窹極

友乘間爲言公曰必計字償錢乃可富家治酒延之公

半酣趣筆研來因令前置一器每書一字則投十錢器  
內既書二三百字睨視器中曰足矣欣然持錢竟出

墨

憨齋

孫道人有異術常畫墨圈於掌中遙擲人面雖洗之不去  
頃之以手揮曰當移着某人臂上雖重裘之內而圈已  
在臂矣

寇朝一常事陳希夷得睡之崖略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  
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駒駟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  
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省譜  
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云卽此是

蝶菴記

迂公家藏宋箋數幅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向某公索  
其翰墨公曰爾欲汙吾紙也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迂

太仙別記

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爲墨池鼓爲皮棚一日有李彥  
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叅軍李墨池皮棚祇候叅彥大  
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墨憨齋

葉遷招曾避雨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

諧

志

字爾是筆研來國金...

納假香三三百字既...

葉夢得曾振兩姓雷公...

孫善示其平策曰奉人...

吾卦臨博遠氣脈何宜...

王適父各補古嘗自韓...

其韓墨公曰爾熔行吾...

其韓墨公曰爾熔行吾...

其韓墨公曰爾熔行吾...

其韓墨公曰爾熔行吾...

其韓墨公曰爾熔行吾...

潘餘之遊于朝自結繩政弛鬼哭雨粟時亂思民得  
矣九輯以之出遊其長慈姑之以神其用幾軒而下唐  
庚史太玄生傳數墨必謂效壽即菩提坐香徐河珊善變

太玄生不知何許人或曰燕人也委心服氣煉形之術出  
入甌甌中游於參寥之野見廣成子仰天而噓氤氲然  
嗒焉似葆其光者太玄生覷然若脫蹠而師之迺立鼎  
爐均火候望烟霏雲霧而時時吸吐之遂飫以瓊華之  
膏杵以純漆之臼經百煉而玄道始成更號大玄生云  
太玄生性耐寒不食五穀嚙石飲水以爲樂雖肌骨肝  
鬚垢體漆面而所居皆華室其丰神晬如也有爲兼愛

之說者生見而悅之思以其術利天下曰摩頂放踵吾  
將學諸翟氏知白守墨吾竊比於老聃云雖然至道之  
玄窈窈冥冥至玄之極昏昏默默故白以涅緇朱以紫  
亂吾不能與數者比色故兀然獨守吾太玄有銳生鈍  
生素生者宗孔子學遂相與漸濡而磨礪之竭其精華  
以成文章世持文墨議論者皆歸之生生後委形萬象  
太不知所終人以爲玄化云人出委心服康叔漢之  
外史氏曰吾聞逃墨必歸於儒噫若生者亦可謂善變  
矣而復以玄化道其易惑哉

蕭續玄通子傳

盧 恩

玄通子姓源邈矣自結繩政弛鬼哭雨粟時鼻祖玄氏得  
煉形術於徂徠蒼頡氏而重之以神其用羲軒而下唐  
虞三代墳典誥誓姬孔思孟制作著述歷世與有功焉  
昆裔蕃衍枝流莫稽有顯於孤竹爲台氏或流於浮提  
爲金胡氏祖龍兼天下文信侯修呂氏春秋于雍其胤  
以功錫侯爵食邑松滋萬戶封其所自出爲大夫者五  
未幾用斯計坑焚禍作無赫名僅見知於醫卜筮藝輩  
而已又有諱翟者異端害政爲君子所距且汙史輒冒  
其姓氏而當刑者又命黥之殊默默不能白漢時編號  
其類爲隃麋凡尙書令僕悉令給事子雲從獵介之獻



賦呼爲客卿迺得與楮國公石卿侯毛中舍友善楮得其借重石感其克己毛藉其漸染世論文契必稱四友炎德衰阿瞞館於銅雀後不聞顯者天寶間玄宗晝行殿上見玄衣者拜舞盡禮留直秘省安史禍熾同李珣珣渡易水辟亂於歙廷珣贈以龍紋之衣雙脊之劍能入水不濡削木成梯故張遇陳朗柴珣輩皆珍愛之陳述古嘗匿之鍾室以驗盜得拜黑松使者胡元暉染華夏東入吳海澨之陽有繆公子者見其有翰林氣象風月襟懷爲之築軒以居楊鐵崖更其號爲璞隱者仍爲敘其世譜繆廢流落淞泖間張九四據吳召置招賢館

相周伯琦輩收錄文翰見九四名號不正復入歛之黃  
山號玄通子隱而不起有欲致之者悉遣其宗人庸品  
者應之因有龍氣龍香水晶虹光之號然皆非眞脉也  
正德初徽彥吳希善遇玄通子於山泉精舍謂之曰吾  
知子矣夫子好玄性以質成厥用廣遠聿以爲名震離  
煉形火木通明詞林翰苑子擅威靈百工技藝需子而  
成子非不用於時慮時之汎用乎子也玄通子悅遂與  
希善善事玄通子益虔松楸間政之壑膠沸新安之源  
箔麗水之精金屑臂射之老蚌剗麕臍挹龍髯爬梳不  
暇苦心焦思撫摩以安其體搜和以適其味衣之龍文

佩之玉玦秉以圭璋娛以琴瑟錦茵繡藉玉匣珠函優  
游於明窗淨几之間欲見之者非介希善不得見也由  
是遐邇共欣華夷同好士林贊頌投札恐後星軺海舶  
賓於皇華者罔不稽程延晷以謀一覲乎玄通也玄通  
子曰吾先自受知四目以迄今時未有希善余之遇厚  
也希善於余竝德同光其與圓蓋方輿爲久長者乎

五  
易玄光傳畧

易玄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玄光與南越石虛  
中爲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爲文章濡染之友  
天子重儒封玄光爲松滋侯

陳玄除子墨客卿詔至代職感製斐而放  
昔李斯學於荀爲秦客卿尊寵委任乃焚書坑儒自畔於  
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儔娛侍始皇乃能黷  
黷蓋覆知黑守白迄今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  
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  
章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與李斯異矣  
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賁  
飾聖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實以松階之  
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茲脫兔之毫往欽乃司毋乏吾  
事可除子墨客卿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  
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  
文磨而不磷雖嘗見闕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  
相爲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點竄  
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禮夫膏沃者光  
燁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子不憚於研磨爾  
益思於策勵昔幸漢代陳玄謝表

名同四友愧濡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

甄之賜也非媚竈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絳人  
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窗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  
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游陳雷之交  
不解弄翰之池盡黑糊口之突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  
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  
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黜黜稍見擯踈嗤畫駁之俳諧指  
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黜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  
復然公真有於大造粵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鯁生驟  
躋棘列茲蓋伏遇

陛下粹然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

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旣滿黜黜之誣亦與清華之選某  
敢不研精游藝摩頂酬知杜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豫  
子漆身之事竊有感焉

代陳玄謝啟

焚膏油而自苦久懷如擣之憂升卿掌以驟華遽沐兼收  
之寵俯慙小物仰累洪爐伏念某黑水派遙黜川源淺  
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爨下之音堅白辨雄見比漆  
園之傲雌黃口衆競嗤墨子之非擊幼安之缶而歌烏  
烏解子雲之嘲而守默默面目黎黑志氣消磨未能希  
擣藥之仙已甘儕飲墨之士輕重未可問寧覲死灰之

復燃尺寸垂將來敢作凌烟之遠計竈非肯媚突不得  
黔徙詫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之守黑人皆自售爭先  
懷金而紆朱已獨見遺反誦草玄之尙白旣論情無膠  
漆之固疇見知於杵臼之間肉食之色旣無塵衣之輜  
莫滌玄圭誰錫故笏空存家聲莫續於五松陋品驟躋  
於九棘左右斷無卽墨之譽姓名曷至中書之堂自揆  
資輕有慚明試茲蓋恭遇某官筆旣提而再入瑟無膠  
以不調博極羣書允謂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夾袋  
之儲惟其肯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  
執愈堅於金石瑩毋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磷緇之



訓方圓俱可肯貽卿皂之譏

翟道侯世家

焦山竈

翟道侯姓漆雕名黝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  
雕氏有三黝獨棄而從相芬氏游因名其家遠祖隃麋  
漢給事中每令僕承郎寓直必令與俱陽朔中拜客卿  
元帝欲大夸胡以多鳥獸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  
手搏爲戲農不得收斂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隃麋偕  
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竟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  
孫龍賓少娥綠媚秀明皇見而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  
書龍香二字爲賜長操堅重不交權貴馮盛者挾以行

道遇盧杞龍賓輒引盛囊自蔽杞發之大笑盛正色曰  
此君日侶金谿子錄離騷古本方公提三百刺爲名利  
奴詎不勝邪安祿山亂扈蹕幸蜀時時磨楯鼻草檄書  
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  
劾子孫貧弱至突不得黔迨五季而黜乃生遜跡新安  
山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顧性膠柱  
罰爲城旦春賴奚調劑因定交於杵臼之間驩如也黜  
世擅文翰至是得師匠鑪錘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  
詔求文士甚急庭珪以豹囊載黜而西三沐三薰之薦  
於上左右見黜面貌黧黑不爲重上望見知其材親爲

技拭曰卿儒席珍摩厲以須令字內同書可乎黜頓首  
曰臣以黜黜見收憂心如擣幸上磨礮之雖漆身以報  
何敢辭卽日同歙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銳授秘  
書凡文典誥策共爲潤色稱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景  
暹景達日侍遊宴一夕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鉉  
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冲古近臣法  
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元  
池沼禽魚屬徐崇嗣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黜往來摹畫  
體爲皴裂上拊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乃  
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嘉廷珪造就功賜姓李以

旌之久之時宰害其能讒曰黜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  
黜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  
稍稍自引去黜面如紫玉脊成雙龍文芬香襲人嘗墮  
水巾月不傷其異如此黜後百餘歲陽羨葉嘉以風味  
聞司馬光評曰葉欲白而黜黑葉欲重而黜輕葉欲新  
而黜陳此兩人胡相反也蘇軾曰兩人皆芳潔其德同  
皆堅其操同君子妍醜黔皙殊而德操韞藉無以異光  
笑以爲知言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非  
以其功哉黜生九子族姓半天下而在新安者最良門

風寬博非目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尙同兼愛固然歟  
庭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黜暱黜非庭珪無以成庭珪  
非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黜與李  
氏謂邪

昔讀昌黎毛穎傳東坡萬石羅文傳絕歎以爲奇顧於  
子墨客卿闕如也余不量戲爲此篇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袁宗道

毛穎本中山之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遂由中山  
徙西吳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處陳玄者  
秦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散處都會間惟遊歛者貴盛

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於漢而子孫能世其業者  
莫若石泓徙清徙絳徙端溪俱有名而楮素者一名知  
白其業成於蔡黃門楮先生其昆季也初毛穎謂泓曰  
若塊處跬步不移毋乃好逸乎泓應曰吾不能效若齷  
齷勞形也素亦謂玄曰若黯黯自污非夫哉玄應曰若  
皎皎者乃易污蓋穎嗜動而泓嗜靜楮白陳黑四人相  
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  
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於是始定交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  
逐鹿之時劉馬上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

而四人者遂擯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投之楮素  
謁李意其意其裂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忿俱不  
能爲二友爭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  
人非不知藩溷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舍公左賦三  
都膾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  
王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  
以毛君爲刀劍以陳君爲鍤甲以石君爲城池以楮君  
爲陣吾其遂爲天下勅乎羲之歿傳諸子孫子孫待四  
人敬不衰至今稱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者本羲  
之暱此四人力也自是四人名踰重無論雅俗顯隱

皆爭客之而最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告於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四人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迨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素曰吾聞主人方玄覽逖搜爲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時以問穎穎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愛摩頂虛主人任用卒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

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劉項時齷齪發囊中以爲計畫無復之爾及其遭時遇主



彈冠俱興並有顯伐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今此四君  
懷伎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推若左右  
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濟之義者矣

古墨行

陳無己

秦郎百好俱第一墨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  
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  
知至鑿無遁形王家舊物秦時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  
仲小伯猶子姪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勾囊聊可敵睿  
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  
里風塵入長算初聞嶠山送弓箭寧知玉盃人間見夜

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不必有時  
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明  
窗靜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  
試玉堂揮翰手

贈崧菴

白玉蟾

水銖膠法仙而黠萬杵玳瑁肩欲脫龍尾磨開紫玉腴鼠  
鬚點動青霓活油然作雲昇太清沛然下雨驚四溟何  
當點開衆生眼大千世界常光明